

唐勒及其佚文：楚辭新資料

饒，宗頤
香港中文大學 |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：教授

<https://doi.org/10.15017/9770>

出版情報：中国文学論集. 9, pp.1-8, 1980-11-01.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
バージョン：
権利関係：

唐勒及其佚文

——楚辭新資料——

饒宗頤

唐文宗時、余知古著渚宮舊事稱、「楚文王至頃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者、儒學則觀射父·左尹然丹·左史倚相等、文章則屈平·宋玉·唐勒·景差。」其說蓋本之史記屈原傳：「屈原既死之後、楚有唐勒景差之徒、皆好辭而以賦見稱。」唐勒名、漢書古今人表列於第六等中下、藝文志詩賦略、唐勒賦四篇、注云楚人。又宋玉賦十六篇、注云：「楚人、與唐勒並時、在屈原後也。」唐勒列於宋玉之前。唐勒有賦四篇已亡。嚴氏全上古文卷十只據水經汝水注錄其奏土論廿四字。

水經汝水注「又東南過郟縣北」下云：

醴水又屈而東南流、逕葉縣故城北。春秋昭公十五年。（楊守敬訂正應是成公十五年）許遷於葉者也。楚盛周衰、（楊守敬云此處疑脫「莊王」二字。）控霸上南土、欲爭強中國、多築列城于北方、以逼華夏、故號此城爲萬城、或作方字。唐勒奏土論曰：「我是楚也、世霸南土、自越以至葉垂、弘境萬里、故號曰萬城也。」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、

唐勒及其佚文（饒宗頤）

（歷）切蟣肝、會九族而同濟、猶委餘而不殫。（以下宋玉曰從略）

以上爲渚宮舊事之記載、襄王時、唐勒·景差·宋玉三人均受命作大言賦、舊事無錄其辭、余知古爲唐文宗時人（四庫提要引唐書藝文志說）又有漢上題襟集十卷、唐志注段成式·溫庭筠·余知古、則與段·溫同時。唐、唐勒之賦尙未失傳、則漢志所稱唐勒賦四篇、大言小言應居其二。宋紹定間、章樵整理唐人所藏佛龕中之古文章、次爲古文苑、無唐勒文、惟收宋玉賦六首、有大言賦與小言賦、細審之、卽渚宮舊事所采之篇、則題以大言小言賦、概視爲宋玉之作、如是則唐勒·景差之賦、乃宋玉撰時所依託者、與舊事所言三人並受命作賦、事實不合。隋志著錄有宋玉集、惜久佚無從參校、今據舊事仍視作唐勒賦之殘文。

近歲山東臨沂出土殘簡有唐革賦、共九號、茲錄如下：

一

唐革（原編號一八四）僅二字書于簡背

唐革與宋玉言御襄王前、唐革无（撫）髻曰：人謂馬登車、嗛臻馬冲臨

□□□□不□步騶□（下缺 一八四）

二

馬也愈而安勞、輕車樂進、騁若蜚蠶（飛龍）兔若歸風、反騶逆駟□起、夕日而□均□（下缺 一九〇）

三

月徒□□衝星躍而□慎、子神賁而鬼走、進退詘信、莫見元（其）墳揆。駢□（下缺 二〇四）

四

(上缺) 胎中、□神愈六馬、不吓(稽)嗜、不撓扣、步趨 (下缺 四九三)

五

龍□能急若□、起若蜚兔若紀(絕)、反趨逆馴、□起、夕日而入日蒙三(已)、此□ (下缺 四〇三)

六

(上缺) 不能及就又趨步御者誦。 (下缺 一七一七)

七

太臨孫儻 (下缺 三六五六)

八

(上缺) □有三而王□就 (下缺 三五八八)

九

(上缺) □論義御 (下缺 三五六一)

以上殘簡九、出臨沂一號漢墓、據羅子期先生整理錄出。(在僂翁一得錄中)唐革卽唐勒、詩如鳥斯革、釋文引韓詩革作勒、可證。

羅先生僅舉第三簡與淮南子覽冥訓參校、而疑淮南襲自唐勒。今按覽冥訓文云：

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、上車攝轡、馬爲整齊而斂諸。投足調均、勞逸若一、心怡氣和、體便輕畢、安勞樂進、馳

唐勒及其佚文 (饒宗頤)

驚若滅、左右若鞭、周旋若環、世皆以爲巧。

若夫欽負大丙之御也、除轡銜、去鞭策、車莫動而自舉、馬莫使而自走。日行月動、星耀而玄運、電奔而鬼騰、進退屈伸、不見朕垠、故不招指、不咄叱。……

騁若飛、驚若絕、縱矢躡風、追姦歸忽、朝發搏桑、入日落棠、此假弗用而能成其用者也。非慮思之察、手爪之巧也；嗜欲形于胸中、而精神諭于六馬、此以弗御御之者也。

此段論弗御之御、其說甚精、臨沂簡開端記唐勒與宋玉言御於襄王之前、主題亦是御、故文字頗多雷同、可以比證。

第二簡言：「馬也愈而安勞、輕車弊（樂）進」以校淮南、體便輕畢句、輕畢應是輕車、車與畢二字形近。又「安勞樂進」、即簡文之「安勞」「弊進」、知弊字即樂。

第三簡宜再以淮南兵略訓校之。其言曰：

善者之動也、神出而鬼行、星耀而玄運、進退詘伸、不見朕棼、鸞舉麟振、鳳飛龍騰、發如姦風、疾如駭電。

覽冥訓亦作「星耀而玄運」。臨沂簡原作「星耀而□棼」。其缺文可以「玄」字補之。則躍即耀而棼可讀爲運。（左宣四年郎字或作邛。春秋之邛、公羊作運、是其比。）高注：「耀、光也；玄、天也；運、行也。」

簡「子神賁而鬼走」句、兵略訓作神出而鬼行、語最接近。覽冥訓作電奔而鬼騰、劉家立臆改爲電奔而雲騰、「雲」字無據。御覽七四六引騰作駭、與文選絕交論李善注引同。賁爲奔之借、星與玄（天）相從、神與鬼互爲比方、故知覽冥之作電奔、應據簡文之「神賁」、兵略之「神出」訂之、電字古從申、申讀爲神。劉殿爵曾疑電當作神、只從上下爲說、方大成淮南校釋非之、今得此簡、則作「神」是也。簡文「莫見其墳埃」句、淮南覽冥作「不見朕垠」、兵

略作「朕整」、御覽七四六引作「朕毀」、皆異文。玉篇整、古文垠。「進退誦信」即「進退屈伸」、覽冥、兵略語并同。第四簡「胸中」以覽冥「形於胸中」校之、即「胸中」、而「神俞六馬」即「精神諭于六馬」。御覽引諭作喻。高誘注：「藏嗜欲之形于胸臆之中。喻和也。以弗御御之、以道術御也。」此說亦見主術訓。

第五簡與第二簡語有重複。如「騁若蜚蠚、兔若歸風」、第五作「起若蜚、兔若紉」、以覽冥訓「騁若飛、驚若絕」校之、紉殆「絕」字。「兔若歸風」者、淮南說林訓：「以兔之走、使大如馬、則速日歸風」。孫詒讓據呂覽「遺風之乘」改歸字爲「遺」。今簡文正作歸風、則孫改非。楊樹達淮南證聞謂歸風與追風同、二字皆從白聲、故得假借。彼尙未知有此資料可證說林訓「歸風」之不誤。「入日蒙三」句、據覽冥訓「朝發搏桑、日入落棠」。高注「落棠、山名、日所入也。」以是爲例、則「蒙三」或爲日入之地、爾雅西方日入處曰大蒙、楚辭天問：出自湯谷、次于蒙汜。三或已之壞字未可知。覽冥訓之「遑迴蒙汜之渚」。覽冥「日入落棠」句、王念孫謂：日入當爲入日、今本作日入、蓋涉高注「日所入」三字而誤。上文云「入日抑節」、正與此「入日落棠」同意。今按臨沂簡正作「入日」、王說是也。

第二簡「夕日而□」、第五簡亦見夕日、與入日對文。古假昔爲夕、穀梁經：宰卯昔恆星不見。左傳：「爲一昔之期。」故夕日即昔日、指朝而言。

第一、第七簡有秣馬字、從重木、疑讀爲秣馬、荀子勸學篇：六馬仰秣、秣通秣、說文秣訓食馬穀。

臨沂此殘簡、賴淮南比勘、略可通讀一部分。羅氏稱其書體一致、可證原出一篇、其作者爲唐勒、殆無疑問、言御馬馳騁之術、惜失其篇題、殘缺之餘、合數簡可得百三十字左右、吉光片羽、亦足珍矣。

梁玉繩清白士集人表考六：「唐勒惟見史屈原傳。楚滅唐，子孫以唐爲氏。」蓋據通志氏族略二。文心雕龍夸飾篇：「文辭所被，夸飾恆存。自宋玉景差，夸飾始盛。」語不及唐勒，其名已漸晦。惟西京雜記卷二霍光妻一產二子，光言「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，一男一女。男曰貞夫，女曰瓊華，皆以先生爲長。洪邁容齋隨筆（五筆）言「唐勒有子曰正夫。」事卽本此。唐勒遺聞無多，可考見者略備于此云。

（一九八〇年六月三〇日 饒宗頤講）